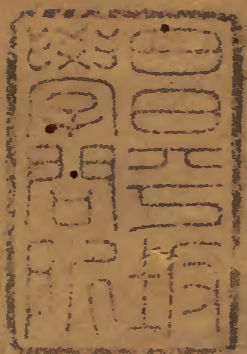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三十二



九	二	大	漢
二	七	一	書
四	七	一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大	漢
七	二	七	書
函	一	一	冊
架	三	四	架
冊	架	冊	架
號	架	冊	架
類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 (17)		
函號	297	9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二

集部

淺草文庫

別集類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全趙秉文撰

後附墓誌銘

元好問撰

卷首有髯何焯之印兩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於理非
文也自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
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
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
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
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

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
切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聶瞽無與乎視聽
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蘓之景歐者出
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庚
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臯落楊雲翼引
何氏手跋曰按元遺山爲公墓誌及中州集序傳皆言溢
水集前後三十卷則公尚有後集十卷不知藏書家猶有
存焉者耶康熙癸未壯月夜直南薰殿燈下記

又曰歸潛志云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
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
者皆削去號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
道性然其爲二家所求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

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刻之故二集皆行
於世外集豈卽後集耶漫記於此康熙五十年立春後二
日燈下焯書

又曰壬辰九月得李暎碧所藏舊抄本再校

又曰興化李暎碧家蓄舊抄本自云得之吾吳市中石門
呂氏傳之復抄以出鬻與此本間有多一二句處知李所
得者趙公之本然此本則後人病其繁冗而有所刪削也
壬辰秋冬之交積雨無事費數日按之何焯記

何小山跋曰借汲古閣鈔本影寫借朱竹垞太史本對校
兩家本子俱錯誤殆不可讀然朱本實勝毛本也安得元
槧本盡改其譌字爲快也康熙癸未仲夏小山記

滄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滹南王若虛從之撰

黃鳥止于邱阿流丸止于甌與群言止于公是夫言生于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寒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嘖嘖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于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間踳駁淆混註誤後生益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况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黜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况雜述乎然則有人于此品藻其是非覲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

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旣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句磴彪炳今文古文無化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爲汙隆耶其磊落之才闕大之器深識英眄爲世槩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堅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飾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群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

以行怪拙者以僭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
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
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庶
乎道復明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
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
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樂城李治引

潯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
時舉來丞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
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
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
轍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廻道過廬陵吾州士
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

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潯
南古律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
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
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群書論議記釋其存而世
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
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潯南遺老集讀
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于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
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說經與史則詩文以
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蘄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
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潯南
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

委秩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
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
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閱逢涪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
龍翼夫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
部溥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
渾源雷晞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
十年得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廁
英游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
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溥南先生一
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
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

爲文不事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
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
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
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爲我去取之于再拜謝
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于燕京子盡
以其書付之又二年橐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
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
囑爲引予爲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
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口議
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
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
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

莊靖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李俊民撰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爲川匯而爲澤會而爲江瀦而爲海波瀾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溝澮盈潦停而蹄泔漲朝滿夕除涸可立待是惡足以爲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愈宏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益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爲學哉吾鄉李用章先生粵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爲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厭年而調先生雅志亦厭於乾

役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爲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近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巖邑俗尚儒風今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稱而不揚我輩不厚顏乎遂哀集其文募工鉸木以壽其傳可謂賢于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賁大成之像復新立道之堂給田以贍學校蠲役以優鄉秀此一舉也衆美俱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宗主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闕三月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爲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卽事傷時懷

舊陶寫蘊奧之情涵詠無窮之意千態萬狀卒歸於堯舜
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
深造之妙者莫能至焉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
士也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方顯
用勇退居閔朝經暮史冥挾隱索四十有餘年其德行文
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有據如太羹元酒有典則
而無浮華一時文士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
士大夫會於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
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能繪日月
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夫文之爲文其來尚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日月照臨
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敷榮地之文也人得
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
感情發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
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摹寫物象而
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先生世
家瀟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
天下蓋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
文章典瞻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
似坡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脈絡貫穿半山老人
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
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
生平著述多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晚年游戲之
緒餘耳每一篇出土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爲恨

錦堂主人崇儒重道侍先生以忠敬迺與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鍍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公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瀛久蒙先生教澤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
余月初吉劉瀛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論也以其當世文士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之平易李長吉之放逸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苦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踈局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于觴詠之間給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鈞元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囿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於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尚何待僕之諛諛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觀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李瀚重刊序 正德戊辰

葉贇序 正德戊辰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明宏治刊本 玉蘭堂藏書

金元好問撰 頤齋張德輝類次 卷首有玉蘭堂辛夷館暨李振宜印記蓋文氏舊藏後歸滄葦者

李治序 中統三年

徐世隆序

李瀚重刊序 宏治戊午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

元 耶律楚材晉卿撰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博弈者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闕口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藁心學諄諄大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追繹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

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

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
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
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羨張無盡
見之當歛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
奧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撿指蒙學對句之
牧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歷翫焦
桐而贊南風在變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潤
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
閑形於論辨萬鍛炎鑪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
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
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
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辭藻者不讓蘇黃恃歌詞者輒輕
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操蹟妍
醜得其全者鮮矣厥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
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
而成之蓋出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敏捷味此言言語語
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按又以薄雲天如寶
鑑無塵寒冰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
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
其全矣厥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
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沉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
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
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

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臯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敘

乾坤之運否之則寒泰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托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宏况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拄邪於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厯代非常之事卒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吾道之偁夫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情其性典謨遠而淳風衰雅頌息而滌辭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默默如夜

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於太陽寒谷未熙於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欲濟塗炭而域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脉之膏肓補天維之罅漏艸叔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斷雕反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羣生教績將絕之時功蓋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著龜其識鈞鼎其器聳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朝廷之翰維社稷之楨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機衡而泰階平明厯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彌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

君爲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已任涵養於事業形容於文章
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妙場掀揭理窟
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
索其隱旨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
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
奧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
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
瀾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
星斗幹旋之勢雷動颺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
冥合元幾奇變異態靡有定跡實乎出於見聞之外鏗鎗
炳耀盪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真宰胸中別是一
天爾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
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真境至於自然而然
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
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演
於外爲道派卽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
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作之者創於始亦在乎述
之者成其終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錄
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
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
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掄揚
溢美勒成爲書中有或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於世益
廣其傳真得仁人之雅意省寮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王
君玉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共贊成之二公承宗公之志畢

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
應命蓋公之心術至曠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
不能俱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
勳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
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
而已實救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彛倫鼓舞士
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
戲大禹不治水我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
以文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樊幽而復顯
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
奕世其功德無慙於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
也非獨予之所言迺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
初吉襄山孟攀鱗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文
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
指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
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
才有開物成務之畧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
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
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
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
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
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

當聖朝開放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宏德威
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
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
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偬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
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咏其情性或寄意
於元機千彙萬狀會歸於正又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
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爲而能然邪殊不知公善養其
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
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
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鑄版過雲中同監納
樊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
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
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城一鄙人也幸齒於
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掛名於文集中心固所願也于是乎書
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藏春詩集六卷

舊抄本

曹倦圃藏書

元劉秉忠撰

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

類集

胡菊圃

重

從天順刊本校并補錄天順五年馬偉

黎近兩序板心有馮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文
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之昭回星辰之錯綜在人爲
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乎文乎
章句云乎哉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
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侯

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常綿蕪以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雲霾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諡曰文不亦宜乎至于裁雲鏤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餘事公沒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于世夫人竇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敘引晚生愚陋誠不足知公萬一姑以時論所同然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四月初吉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閻復序

馬偉序

天順五年

黎近序

天順五年

胡氏手跋曰劉公名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藏春以沙門佐元定天下始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贈儀同三司太傅諡文貞至元中學士閻復嘗序其遺集明天順間處州守馬偉哀次公詩爲藏春集六卷鋟版行世今書肆中亦罕有之僅於顧俠君元詩選中見數十首而已余近得吾鄉曹侍郎倦圃家寫本二冊又爲王贊之氏所藏而魯魚觸目脫文時見因慨曹氏書亦有未經點勘者不得稱善本也茲借武元張氏清綺齋藏雕本校對一一改補因識歲月乾隆丙戌歲仲秋十日安定小書隱生重手識

又曰集中止有七言律詩七言集句及詩餘而無古詩及五言律絕詩其非全書明矣至章奏碑版之文劉公所作必富而集中亦無一字殆編次時失之耳菊圃學人記于書隱閣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刊本

元張養浩撰

後附畫像記

至正甲午倪中撰

贊 劉耳撰

神道碑銘

張起撰 祠堂碑銘 闕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卽位關陝以西兵侵早厲民苻政荒拜行臺中丞廼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子遺若鼎魚笮蟻天毒方熾湯沸衆溢吏士猖蹶目瞠神駭莫克拯拔公憊惓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已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攄誠宣惠

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狎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關翁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摩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狎其子引偕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具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湖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术魯狎序

桐江集八卷

抄本

從錢唐何氏藏本傳錄

元方回撰

回有桐江續集皆入元後所作此其前集也

千頃堂書目載有回虛谷集未審即此書否卷七鄭清之所進聖語考五後有宏治十四年重光作噩歲閏七月二十六日 寅紫雲溪范文恭錄一條

月屋漫葉四卷

舊抄本

天台山人黃庚著

唐以詩為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為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自有虞明良之賡歌已非太古忘言之天矣三代以還雖王者之迹熄而世猶近古其播於聲詩發為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

豈好為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刪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於戰國詩之脈幾絕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為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蝸興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楊之簧鼓聖言班馬之尸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為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脈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脈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于南渡之

末年以科目而爲詩則窮于詩以科目而爲文則窮于文
矣良可歎哉僕自齟齬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
何暇爲推敲之詩作闕散之文哉自科自不行始得脫屣
塲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厯攷
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醯雞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蹄泔
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惟吟咏情性講明理義辭達
而已工拙何暇計也于是裒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
漫藁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
韓杜在天台山人黃庚星甫氏序時泰定丁卯孟夏作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抄本

臨何氏義門按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自序曰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

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
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
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
六經論卽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
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
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
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
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
酉冬赴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旣
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
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
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

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
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
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
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其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
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
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宋濂序

洪武四年

周儀序

萬曆元年

戴洵重刻序

萬曆辛巳

始予病此集譌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以否
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冊爲
文祇六十五篇分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刊則唐畫西域

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
甚多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焉毛丈憐
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抄本將并以借我乃書
以志喜焯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
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
萌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
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吻宋季
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
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羨舟次

剡源文集五卷

抄本

元載表元撰

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前四卷卽何氏所據

之本後多戊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也

宋濂序

洪武四年

養蒙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元張伯淳撰

卷末有孫承事郎湖州路武康縣尹兼勸

農事知渠堰事炯編類一條板心上有九賁堂書四字下有辨惑二字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沒無成藁命男炯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爲十卷刊之家塾使無亡前人之微烈其藏諸人散于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錄則中心之深嘆也至正六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樵李張公師道時江南達宦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士裸將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公薦牘交馳爲杭郡文學椽遇事介然不可撼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授以政居浙東閩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習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譔著情義益款洽不可僚屬遇我也自公至京師友道日廣躋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豪作爲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爲文原誦之蓋取尚鉤棘而春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樵李故多文士昔唐陸宣公爲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尚挹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蒙被顧問敷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

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傑之士勲業不得表見而
僅以文字傳 下缺

養蒙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侍講學士嘉興張公諱
伯淳字師道之所著公至元中用薦者言除閩憲幕又有
爲天子言此人非直憲幕才也卽日遣駟騎一自海隅召
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
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
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
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亦浸罷公遂留翰林
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
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昔賈生爲漢文帝陳治
安之策太息不足以起之繼以痛哭可謂切至其言雖不

盡行於當時而其說如衆建諸侯子弟之類皆稍稍采而
舉行之而公之亡至于今三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
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
泯沒未嘗不爲之慨嘆今其子采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
知公之才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
意也故爲序其端云至順三年四月望日奎章閣侍書學
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蜀郡虞集
序

伯淳曾孫跋 名闕宣德七年

牆東類稿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陸文圭撰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 明初抄本 汲古閣藏書

元鄧文原撰

卷首有毛子晉季滄葦印記

楊氏手跋曰性父以此集與王止仲褚園稿同見示鄧公何得比擬止仲畧讀一二知其大畧因書宏治二年二月廿四日楊循吉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抄本

元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于會稽典錄近世任氏多工于詞賦有聲場屋間豈中丞苗裔耶丹穴鳳皇羽風林虎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修鎔意鑄詞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于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臠之味他日大篇短章金春玉鳴又當嗣書焉浚儀王應麟書于奉川龍津驛

舍

厚齋王先生客廣平余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生遽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稿目覩手札感愴久之子老矣語言彫落無復精碩諸老淪亡孰與首可乃錄其語于端以自訂云士林識

小亭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楊宏道撰

元好問序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元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曾齋全書七卷

明正德刊本

曹棟亭藏書

元許衡撰

何瑋序 正德戊寅

靜修集二十二卷 宋氏賓王手抄本

元劉因撰

卷一後注云元刻有至順庚午孟秋崇文堂

刻十字蓋從元刊本影寫者宋氏賓王跋云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較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案三十卷本首載至正九年牒文一通中云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則三十卷蓋至正時所定永樂本從之重刊者也至正本後此本凡二十年且衰集不出一手不若是本之完備杜肅撰靜修先生壙記見正本附錄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卽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王從容城兩賢集抄入者

劉君夢吉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哀集詩文得數百篇石韞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鉅木傳需僕爲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衰經中留連願接爲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瘁須髮頽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遽成永訣其悵惘爲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爲姑述梗槩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宋氏手跋曰此影鈔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譌字共二十二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關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鈔較之下點識其譌字增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雍正三年六月古東倉後學宋賓王記

又曰此影鈔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从邵先生所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復增補遺二卷容城集刻於前明萬曆間其脫譌錯簡頗多錄補以稱其全云雍正丁未春正月望後二日宋賓王記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宏治刊本

元劉因撰

凡丁亥集五卷樵菴詞一卷遺文遺詩各六

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

宋賓王云三十卷實二十五卷

蓋偶見缺五卷者耳

皇帝聖旨裏江南瀾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刺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覩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履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鈔梓以傳

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嘉興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陳立序 永樂癸卯

明肅府重刊序 成化己亥

周旋後序 宏治癸酉

雙溪醉飲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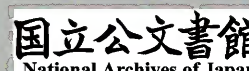
元耶律鑄撰

中書省掌書記李暉一日袖書一編詣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卽公蒙年所爲者約千首且十竊其一焉并附近作共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爲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紈者見而思齊焉因之可以起吾風之已僨者也請子文以引其端幸毋讓余受而觀之見韁龍輓鳳鞭虬笞鼈以求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羅雪縠月緝秋藻春以盡其情噫實天下之奇作也如金檠夜延螢燭暗翠簾風窅月鈎開此時年十五耳兩漢水乾秋飯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中書令玉泉老之子鏐盡貴氣屈已以下人刮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爲詩文又如此在天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爲之引

庚辰年上巳日龍山居士鴈門呂鯤書

詩之爲義也大矣哉三百篇而下離騷經得風雅之變秦
亡漢興王澤未遠元鼎已來河梁之別始作得離騷之變
也黃初綿絡以至於大業之際詩文比比而出大名於世
者亦不可多得漢有蘇李魏有曹劉晉有潘陸宋有陶謝
而已是故遺風不泯焉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尙且存焉爲
陳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爲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於道退
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於文章慎許可
至於歌詩獨推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
亂息大曆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
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安纔六七
年開元數兩三人則所取其難如此又云書止於晉詩止

於唐誠不誣矣若李若杜若韓若柳豈愧六朝諸賢歟國
朝自取魏以來詩人益盛余嘗在貞祐季年親見玉泉大
老懷親詩云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望斷思依依欲憑鱗
羽傳音信海水西流雁北飛又云黃沙三萬里白髮一孀
親腸斷邊城月徘徊照旅人所以見哀思之情極矣又和
人詩云仁義說與當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
懷亦已極矣思之有以見唐人之餘烈焉雙溪成仲卽玉
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便入唐人
之閫奧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丈枉教人費力賊不從
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日將出帶將來小胡笳擬回文暮春
曲磨劒行春夜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
惜花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竿道



士水平橋題籃采和早行吟十八九作也又山市吟暮春
對花寄故人題牧牛圖二十一二作也則知興寄情趣前
人間有所不到者此詩向時往往傳至熙臺人初未深信
及其去歲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禮於香山
寺元呂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詩雙溪卽
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開見天闕回首起
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旣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豪
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輦不回天地
老白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日登
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遺基在休對西
風仔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蘭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
省淨氣韻深長便覺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
之態豈能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謠
螭龍興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深信者私
用慚作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虛日每一篇出識者
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
至今日方二十有餘便入唐人之閫輿而雕蟲篆刻曰首
坐窻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騏驎墮地一日千里駑
駘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
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
者自長矣向玉泉作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
親三絕云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躡
躡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子良然繼
作甕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駕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

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也春日登蓬萊島首聯云旣解
寶藏秦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
栢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
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
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
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
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間意深而清婉氣修而色
粹調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
蕩搖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爲後引懇切再四義不可辭
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冥難以言狀噫古今
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廼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
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畧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

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晚云趙
著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
二駭喑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藁始信嚮所傳不謬云趙
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贊歎古
人嫌其少作徃徃削藁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
今傳誦亶亶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况雙溪相門
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噫亦
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頽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
曄明之實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
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黼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天
下此特其土苴耳雖然源於細流迺成江漢則是集其權

與歟固不可以不志麻革序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蚤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輒誦人口
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掩者使然也
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
擊節賞嘆以謂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囑予
題于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元微
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于元和中李
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
孰能以少壯爲辨而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評
其工拙矣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題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
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真仙語也彼

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
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
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王萬
慶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元許謙撰

李紳序

正統丁卯

陳相序

成化丙戌

張瑄跋

成化乙酉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葉石君藏書

元胡炳文撰

卷首有石君印記

林瀚重刊序

正德丁卯

陳音序 宏治戊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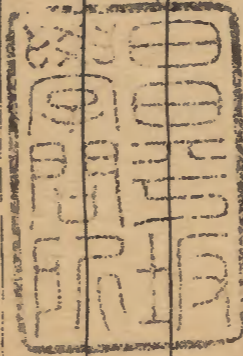
儲嚨序

汪舜民序 宏治己酉

汪循序 正德戊辰

何歆書後 正德丁卯

炳文裔孫濬重刊後序 正德戊辰



天保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終

